

《卖绒花》（一名：《三不愿意》；一名：《绒花计》）

主要角色

崔华：丑
二小姐：花旦
院子：丑
县令：老生
邓文焕：小生

情节

相传良乡县生员邓文焕（或作郑文焕），父母在日，聘定同邑崔监生之长妹为妻，后崔监生因见邓文焕家计贫困，日就衰落，意图赖婚。邓文焕控诸县，县令见邓文焕系束身自爱之贫士，欲成全之，遂票传崔妹上堂，拟得女实供，以覘其向背。詎崔妹已先一夕遁走矣。先是，崔监生闻邓文焕控案，自知不直，即措办一千二百金，夤夜命仆人辇金至官衙行贿。但靳断离此婚，以绝其望。不意邑令乃清廉者，阳允其请，将贿金留下，一而乃催崔女到案。崔监生见事急，乃令次妹上堂，权为阿姊李代。在家教以口供，嘱其始终咬定“不愿意”三字，俾令不能违反人情，以强为断捋。孰意其妹一至堂上，初则供词支吾，渐露教唆破绽。入后睇见个郎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则心乎爱之，恋恋不忍舍弃，遂一意径行，尽翻不愿意之前供，而变为极愿意，且矢口无游词。邑宰乃当众取所贿千二百金，为崔妹奁资，承认邓文焕为干儿，立即断令当堂成婚。崔监生含怒不能发，有错不敢剖，竟无如之何。

注释

此剧情节无甚曲折，惟于教供及堂讯时，花旦甚吃重，描摹神情，颇难入扣，欲求其不即不离，亦正未易观也。

根据《戏考》第九册整理

【第一场】

（崔华上。）
崔华（引子） 崔奴一去不回转，倒叫大爷挂心间。
（院子上。）
院子（引子） 一千二百两银子都花了，事情办得乱乱糟糟。
（白） 大爷。
崔华（白） 崔奴回来了？
院子（白） 回来呢。
崔华（白） 事情办好了没有？
院子（白） 办好呢。
崔华（白） 礼单收好了没有？
院子（白） 收呢。
崔华（白） 人情准了没有？
院子（白） 准呢。
崔华（白） 好会办事。大爷有赏。
院子（白） 大爷都办好呢，只有一样……
崔华（白） 哪一样？
院子（白） 叫大小姐到堂上去点点名。
崔华（白） 呸！混帐！我们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为得是长脸。这一到堂上去点名，哪里是长脸，简直是丢脸呢！不会办事。
（公差上。）
公差（白） 崔奴崔奴，我们老爷坐了堂呢，叫你急急忙忙快点去，忘八爷的！
（公差下。）
院子（白） 这个东西，赛过煤炭店的老板。

大爷，老爷坐了堂呢，差人来催了，叫我们快点去。
 崔华 (白) 哎呀，这怎么好？快点请你大小姐出来，商量商量。
 院子 (白) 咋咋咋。
 有请大小姐。
 二小姐 (内白) 大小姐不在家。
 院子 (白) 回禀大爷的话：大小姐不在家。
 崔华 (白) 吓，不在家。想必在这边斗牌呢。去叫她回来。
 院子 (白) 咋。
 隔壁的大妈，我们大小姐来了没有？
 大妈 (内白) 大小姐七八天没来呢。
 院子 (白) 咦，七八天没来呢，不要是跟人家跑了。
 启大爷：大小姐七八天没有去了。
 崔华 (白) 哎吓，七八天没有去了，上哪里去呢？这怎么好？
 院子 (白) 我有了主意呢。
 崔华 (白) 你有什么主意？
 院子 (白) 大小姐不在家，叫二小姐到堂上去点点名，就好呢。
 崔华 (白) 胡说。我的大妹子，给你害走了，又想害我的二妹子。不成功！
 院子 (白) 大爷，回头到了堂上，还是你相大小姐，还是我相大小姐？
 崔华 (白) 哎吓对吓！回头到了堂上，还是他相大小姐，还是我相大小姐。这个主意不错，倒要依他的。
 就请你家二小姐。
 院子 (白) 咋，有请二小姐。
 (二小姐内咳嗽，上。)
 二小姐 (念) 上房绣鸳鸯，金簪别凤凰。
 (白) 哥哥。
 崔华 (白) 妹子来呢。请坐。
 二小姐 (白) 有坐。
 崔华 (白) 哎吓！
 二小姐 (白) 哥哥什么事情愁眉不展？
 崔华 (白) 妹子你不晓得，咱们先人在世，将你姐姐许配邓文焕为妻。从前他家中富豪，如今弄得片瓦无存，常到哥哥这里来借钱，哥哥想把这门亲事打退。那一天，他到这里来借钱，我叫他写下一张退婚字据。他不肯写，我拿把刀吓唬于他，他将刀抢去，在老爷堂上把我告下来了。
 二小姐 (白) 把哥哥告下来了，这怎么好？
 崔华 (白) 老爷叫你姐姐，到堂上去点点名。你姐姐哪里去了？
 二小姐 (白) 我姐姐……我也不知道。
 崔华 (白) 你怎么不管管她？
 二小姐 (白) 我自己管不来自己，我还管她呢。
 崔华 (白) 这么办罢，你到堂上，替你姐姐点点名，好不好？
 二小姐 (白) 这是她的事，我怎么好去得。
 崔华 (白) 什么她的事你的事，总是我们家里的事。
 二小姐 (白) 哥哥，想妹子长的这么大，大门不出，二门不站，我也没有见过官。见了官害怕，叫我说什么好？
 崔华 (白) 对吓！我妹子没有见过官，见了官，叫她说什么好？
 院子 (白) 大爷，我还有个主意。
 崔华 (白) 你还有什么主意？
 院子 (白) 好主意。二小姐不会说话吓，大爷你教给他好呢。
 崔华 (白) 好，这个主意倒不错。
 妹子，到了堂上，哥哥我教你就是。
 二小姐 (白) 我学的会么？
 崔华 (白) 学的会。
 二小姐 (白) 学的会，你教给我。
 崔华 (白) 你跟住我说。

二小姐 (白) 是。
崔华 (白) 比方这么说。
二小姐 (白) 比方这么说。
崔华 (白) 出了咱们这个门。
二小姐 (白) 出了咱们这个门。
崔华 (白) 上轿子。
二小姐 (白) 上轿子。
崔华 (白) 到了老爷堂上。
二小姐 (白) 哦，到了老爷堂上。
崔华 (白) 下轿子。
二小姐 (白) 下轿子。
崔华 (白) 见了老爷磕头。
二小姐 (白) 见了老爷磕头。
崔华 (白) 起来，挨住哥哥站着。
二小姐 (白) 起来，挨住哥哥站着。
崔华 (白) 老爷必然问道。
二小姐 (白) 哦，老爷必然问道。
崔华 (白) “下站可是崔家小姐？”
二小姐 (白) “下站可是崔家小姐？”
崔华 (白) 哎，这是老爷说的！
二小姐 (白) 哎，这是老爷说的！
崔华 (白) 咳，不给你说话，你不要说话！
二小姐 (白) 咳，不给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说话！
崔华 (白) 对呢，你不要说话。
二小姐 (白) 不给你说话。
崔华 (白) 老爷问道：“下站可是崔家小姐？”“下站可是崔家小姐？”
妹子你说话吓！
二小姐 (白) 哎呀，不是不给我说话么？
崔华 (白) 哎，这回该你说话呢！
二小姐 (白) 哦，这回该我说话呢？我说什么？
崔华 (白) 你说：“是是是，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哦，是是是，我的大老爷。
崔华 (白) 对了。
二小姐 (白) 对了。
崔华 (白) 哎，没有这个“对了”。
二小姐 (白) 哦，没有这个“对了”。
崔华 (白) 老爷必然问你：“先人在世，将你许配邓文焕，你为何不随他前去？”
二小姐 (白) 我说什么？
崔华 (白) 你说：“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崔华 (白) 老爷必然问你：“为什么不愿意呢？”
二小姐 (白) 我说什么？
崔华 (白) 你说：“我们家里富贵，他们家里贫穷，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哦，我们家里富贵，他们家里贫穷，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崔华 (白) 对了。
二小姐 (白) 倘若再问呢？
崔华 (白) 再问你还是不愿意。
二小姐 (白) 我说什么呢？
崔华 (白) “咱们家里有穿戴，他们家里没穿戴，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哦。我说“咱们家里有穿戴，他们家里没穿戴，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崔华 (白) 对了。
二小姐 (白) 再问呢？
崔华 (白) 再问，你还是不愿意。

二小姐 (白) 咳，哪里有这许多不愿意！

崔华 (白) 妹子，不能愿意，一愿意这就坏了。

二小姐 (白) 哦，不能愿意。一愿意，这就坏了。那么我说什么？

崔华 (白) 你说：“我们家里有势力，他们家里无势力，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哦。我们家里有势力，他们家里没势力，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崔华 (白) 对呢。

二小姐 (白) 哥哥，咱们家里有什么势力？

崔华 (白) 你不晓得，哥哥那年花了几百两银子，捐得了一个京监。

二小姐 (白) 哦。哥哥原来是个京监。

崔华 (白) 对了。

(公差上。)

公差 (白) 崔奴崔奴，我们老爷坐了堂呢。头一案官司，就是你们。急急忙忙快点去！忘八翁的！

(公差下。)

院子 (白) 大爷大爷，老爷坐了堂呢。头一案官司，就是我们。差上催的来呢。

崔华 (白) 哎吓，这怎么好！快点搭轿。

院子 (白) 搭轿！

(轿夫上。)

崔华 (白) 妹子妹子，你那里算什么？

二小姐 (白) 我算算有几句。

崔华 (白) 哎吓，那还来的急！走呢！走呢！

二小姐 (白) 到哪里去？

崔华 (白) 到老爷堂上去。

二小姐 (白) 哎吓，我一句还不会呢。

崔华 (白) 哎吓，这怎么好？不要紧，到了老爷堂上，哥哥教给你好呢。

二小姐 (白) 我不去。

崔华 (白) 好妹子去罢。

二小姐 (白) 不去。

崔华 (白) 请你坐马车吃大菜。

二小姐 (白) 我不去。

崔华 (白) 买香椒与你吃。

二小姐 (白) 我还是不去。

崔华 (白) 好妹子好妹子，我们去去就回来。

(二小姐上轿。)

二小姐 (白) 吓，哥哥，怎么不走？

崔华 (白) 不走？我来看看。

二小姐 (白) 哎吓，好妹子，你不走他怎么走？

崔华 (白) 哎吓，坐了轿子还要我走吓。

二小姐 (白) 你不走，今天这出戏不能完。

崔华 (白) 那么我走呢。

二小姐 (白) 妹子你回来。

崔华 (白) 干什么？

二小姐 (白) 你都忘呢，你就记着那个不愿意。

崔华 (白) 哦，我就记着那个不愿意。

(二小姐下。)

院子 (白) 大爷，我去不去？

崔华 (白) 事情都是你办的，你怎么不去。你给我滚罢！

(院子、崔华同下。)

【第二场】

(四青袍引县令同上。)

县令 (引子) 官居县令，与黎民，判断冤情。

(公差上。)

公差 (白) 报，带到。

(邓文焕暗上。)

县令 (白) 带上来。

(院子、崔华同上。)

崔华 (白) 舍妹带到。

县令 (白) 带上来。

崔华 (白) 咋。

哟，妹子怎么还不来？

(二小姐上。)

崔华 (白) 吓，来呢。

二小姐 (白) 哥哥，好大一个庙。

崔华 (白) 妹子。不是庙。这是衙门。

二小姐 (白) 衙门？我们回去罢。

崔华 (白) 妹子不要回去，见老爷磕个头，问两句话就走。

二小姐 (白) 我不去。

崔华 (白) 好妹子去罢。

(公差喝。)

二小姐 (白) 哥哥，这是什么东西吓。

崔华 (白) 这个是红头黑炭跟他妈妈困个觉，养出来的。

二小姐 (白) 我怕。

崔华 (白) 不要紧，有哥哥呢。

(二小姐磕头。)

崔华 (白) 哎吓，怎么你与他磕头？你对那个带帽子的磕头。

(二小姐磕头。)

崔华 (白) 吓，妹子。你怎么对我磕头？你看我这个顶子，连倒马桶的都管不了。你要对那当中、帽子有两个翅的磕头。

(二小姐磕头。)

县令 (白) 罢了。

二小姐 (白) 哥哥，咱们回去罢。

崔华 (白) 不要走。老爷要问话呢。

县令 (白) 下站可是崔家小姐？

二小姐 (白) 啊。

崔华 (白) 说话。

县令 (白) 下站可是崔家小姐？

二小姐 (白) 哽。

崔华 (白) 妹子说话吓。

二小姐 (白) 我说什么？

崔华 (白) “是是是，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哦，是是是。我、我的大、大、大老爷。

崔华 (白) 哎呀，怎么罗嗦起来呢。

县令 (白) 你先人在世，将你许配邓文焕，为何不随他前去？

二小姐 (白) 啊。

崔华 (白) 说话吓。

县令 (白) 为何不随他前去。

二小姐 (白) 哽。

崔华 (白) 妹子说话吓。

二小姐 (白) 我说什么？说什么？

崔华 (白) “我们家里富贵，他们家里贫穷，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老爷。”

二小姐 (白) 我们家里富贵，他们家里贫穷，因此我们不愿意，我的大少爷。

崔华 (白) 哎，怎么大少爷！

县令 (白) 邓相公。

邓文焕 (白) 老父母。

邓文焕 (白) 身在簧门，要什么势力！

县令 (白) 好。将你拜在本县名下，一门干亲，也就托上他家哥哥那个京监。当堂一拜。

邓文焕 (白) 遵命。

(【吹打】。邓文焕拜。)

县令 (白) 崔家小姐，邓相公拜在本县堂上一门干亲，托上你家哥哥那个京监，就该随他前去。

二小姐 (白) 啊哽。

崔华 (白) 哎呀，叫我妹子说什么？

二小姐 (白) 我们商议商议。

县令 (白) 你与哪个个商议？

崔华 (白) 来来来，跟哥哥商议。

二小姐 (白) 我跟我家哥哥商议。

县令 (白) 快去商议。

崔华 (白) 过来，跟哥哥商议。

二小姐 (白) 哎，哥哥，你看邓相公，长的好看，我跟他去罢。

崔华 (白) 吓妹子，你去不得。这是你姐姐的事情，你等一会。

启禀老父母：舍妹要带回去了。

县令 (白) 哽，下去。

二小姐 (白) 坏呢。

县令 (白) 崔小姐，你商议过了没有？

二小姐 (白) 我商议什么，我们愿意，我哥哥他不愿意，他不愿意。

县令 (白) 当堂一拜。

(邓文焕、二小姐同拜。)

崔华 (白) 哎呀坏了。妹子拜不得。

二小姐 (白) 哥哥咱们再见呢。

(邓文焕、二小姐同下。)

崔华 (白) 妹子去不得去不得。

崔奴，我给你一千二百两，你怎么样办的？你跟我去问去！

院子 (白) 大爷，你不要生气，我问去。

哎，李知县，我们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你怎么断了我们一个人财两空？

县令 (白) 依你怎么样？

院子 (白) 给我们长长脸。

县令 (白) 你要长脸？

来，打！

院子 (白) 哎呀大爷大爷！

(公差打。)

崔华 (白) 都是他办坏了。打死这个忘八蛋。

县令 (白) 赶了下去。

院子 (白) 大爷，你看长脸不长脸？

崔华 (白) 你滚回去吧！

(院子下。)

崔华 (白) 李知县，你这官司断的不公。

县令 (白) 怎么不公？

崔华 (白) 我们花了一千二百两银子，怎么断我们一个人财两空？

县令 (白) 一千二百两银子，亦非本县所用。

崔华 (白) 谁用的？

县令 (白) 与你妹子做嫁妆了。

崔华 (白) 我们自己家里不会陪嫁妆，要跑在你堂上来陪嫁妆？

县令 (白) 依你怎么断法？

崔华 (白) 依我把那邓相公带上堂来，打他几十板子，出出我的气。

县令 (白) 我就是这样断法。

崔华 (白) 你就是这样断法，我就要上告。

县令 (白) 你要上告？

崔华 (白) 要上告。
县令 (笑) 哈哈。
崔华 (笑) 哈哈。
县令 (笑) 哼哼。
崔华 (笑) 哼哼。
县令 (白) 任你州上去告，府上去告，任你铜嘴铁舌头，本县与你做对头！赶了下去。

(县令、四青袍同下。)

崔华 (白) 不成功。你回来，我们一定要上告！
公差 (白) 嘿，你不要告我们老爷，你告我好呢。
崔华 (白) 你是什么东西？
公差 (白) 我叫生铁蛋。
崔华 (白) 鸡蛋、鸭蛋都见过，生铁蛋没看见过。你不打听打听，良乡县的监生老爷，谁不晓得。
公差 (白) 哦，监生老爷，我看看。

(公差抓顶子。)

公差 (白) 你家里花了几个钱，捐了一个京监，在此摆来摆去。
(公差摔顶子。)

崔华 (白) 不成。要上告。
公差 (白) 走出去！
崔华 (白) 不成。
公差 (白) 走出去！
(公差下。)

崔华 (白) 哎呀。这桩事办糟呢。银子，妹子，顶子，统统没有呢。别的不要紧，就是我妹子，哎呀，今天晚上，哎呀难受吓！

(崔华下。)

(完)